

心是
孤独的
猎手



「美」卡森·麦卡勒斯著
楼武挺译

天津出版传媒集团
天津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心是孤独的猎手 / (美) 卡森·麦卡勒斯著; 楼武挺译. -- 天津: 天津人民出版社, 2018.7
ISBN 978-7-201-12855-9

I. ①心… II. ①卡… ②楼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美国-现代 IV. ①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8)第146026号

心是孤独的猎手

XIN SHI GUDU DE LIESHOU

出 版 天津人民出版社
出 版 人 黄 沛
地 址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35号康岳大厦
邮 政 编 码 300051
邮 购 电 话 022-23332469
网 址 <http://www.tjrmcbs.com>
电 子 信 箱 tjrmcbs@126.com

责任编辑 霍小青
产品经理 黄圆苑
书籍设计 朱镜霖

制版印刷 北京旭丰源印刷技术有限公司
经 销 新华书店
果麦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开 本 880 × 1230毫米 1/32
印 张 12
印 数 1-10,000
字 数 267千字
版次印次 2018年7月第1版 2018年7月第1次印刷
定 价 45.00元

图书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致电联系调换(021-64386496)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卡森·麦卡勒斯
Carson McCullers

1917.2.19—1967.9.29

20世纪美国最重要的作家之一

1917年出生于佐治亚州哥伦布

自小学习钢琴，15岁开始写作

她一生备受病痛折磨，先后经历三次中风，29岁瘫痪

二战结束后，曾移居法国巴黎

1967年在纽约逝世，时年50岁

代表作品《心是孤独的猎手》《伤心咖啡馆之歌》

责任编辑：霍小青
产品经理：黄圆圆
书籍设计：朱晓霖



Carson McCallers

本书依据 *The Heart is a Lonely Hunter* (Penguin Classics 2000年版) 译出

卡森·麦卡勒斯

1917.2.19—1967.9.29

20 世纪美国最重要的作家之一

1917 年出生于佐治亚州哥伦布

15 岁开始写作，23 岁出版成名作《心是孤独的猎手》

她一生备受病痛折磨，先后经历三次中风，29 岁瘫痪

1967 年在纽约逝世，时年 50 岁

主要作品

长篇小说

《心是孤独的猎手》（1940）

《黄金眼睛的映像》（1941）

《婚礼的成员》（1946）

《没有指针的钟》（1961）

中短篇小说集

《伤心咖啡馆之歌》（1951）

自传

《神启与夜之光》（未完成遗作）

楼武挺 | 译者

代表译作

《永别了，武器》《突然，响起一阵敲门声》

《黄鸟》《我想念我自己》等



所谓心心相通
都只是一场误会

心是孤独的猎手

产品经理 | 黄圆苑

营销编辑 | 温选良

技术编辑 | 陈杰

书籍设计 | 朱镜霖

责任印制 | 刘森

出品人 | 于桐

目录

第一部分

1

第二部分

97

第三部分

335

译后记

368

麦卡勒斯年表

372

第一部分

第一章

镇上有一对总是形影不离的哑巴。每天清晨，他俩走出住处，手挽手，步行去上班。这对好友彼此迥异。两人中领路的，通常是那个过度肥胖、看上去迷迷糊糊的希腊人。夏天，他出门总穿黄色或绿色的马球衫——衣服前襟胡乱地塞进裤子里，后摆则露在裤子外；天气转凉时，就在马球衫外面套一件难看的灰毛衣。他的脸又圆又油，眼睛半睁半闭，时常咧嘴憨笑。另一个哑巴个子高挑，双目透着灵气，穿着打扮总是朴素而整洁。

每天清晨，这对好友都会一块默默地走去镇中心的主街。走到一家卖水果和糖果的商店后，他俩就在店外人行道上稍站片刻。希腊人叫斯皮罗斯·安东纳普洛斯，他在为堂兄，也就是这家水果店店主工作。工作内容包括制作糖果和蜜饯，把水果从箱子里摆出来，以及打扫卫生。另一个瘦哑巴叫约翰·辛格。每次告别时，安东纳普洛斯都要把手放到辛格胳膊上，盯着对方的脸看上一会儿。如此道别后，辛格就独自过街，继续走去其上班的珠宝店。他在那里当银器雕刻师。

每天傍晚，这对好友会再次见面。辛格回到水果店，等安东纳普洛斯下班后一块回家。这时，希腊人可能正懒洋洋地把一箱桃子或甜瓜摆出来，也可能在水果店后面制作糖果和蜜饯的厨房看连

载滑稽漫画的报纸。离开水果店前，安东纳普洛斯总会打开白天藏在厨房搁板上的纸袋。纸袋里装着他收集的各种小零食：一块水果、若干糖果样品或一截肝泥香肠头。水果店前有个摆放肉类与奶酪的玻璃柜。通常，离开前，安东纳普洛斯还会摇摇摆摆地走到那里，推开玻璃柜的背板，然后用粗胖的手，深情地摸索馋了很久的某样美味小吃。有时，堂兄不会注意，但如果看到的话，必定板起苍白的脸，瞪着他，以示警告。于是，安东纳普洛斯就会难过地把那样小吃从玻璃柜的一角推到另一角。每逢这时，辛格往往双手插在口袋里，挺直身子，望向别处。他不愿看到两个希腊人之间发生此类小冲突。因为在这世上，除了喝酒和某样独处时的秘密享受，安东纳普洛斯最爱的就是吃。

暮色中，两个哑巴一块慢慢走回家。回到家，辛格总是对安东纳普洛斯“说”个不停。他的双手飞快地比划一系列手势，以表达想说的话。他急切的脸上，灰绿色的眼睛炯炯有神。借助纤瘦但有力的双手，辛格把白天发生的事，一五一十地全部告诉安东纳普洛斯。

安东纳普洛斯则懒洋洋地坐在沙发上，看着辛格。他绝少动手说话——偶尔那么做的话，也只是想要吃、喝或睡觉。这三件事，他总用模糊而笨拙的同一种手势来表示。每天晚上，如果不是醉得不省人事，安东纳普洛斯都要跪在床前，祈祷片刻。那双粗胖的手，用手语比划着“神圣的耶稣”“上帝”或“敬爱的圣母玛利亚”。这三个词就是他生活中“说”的全部的话。辛格从不知道，自己告诉朋友的话，对方到底理解多少。不过，这并没有什么关系。

他俩合住在镇上商业区附近一座小房子的二楼，总共两个房

间。厨房有一眼煤油炉；他俩的一日三餐，都是安东纳普洛斯用这眼炉子做的。厨房里还有几把辛格坐的简易直背餐椅，另有一张安东纳普洛斯坐的加厚沙发。卧室的主要家具，是一张配鸭绒被的大双人床和一张狭窄的铁制折叠床——前者是大胖子希腊人睡的，后者是辛格睡的。

晚餐经常吃很久，因为安东纳普洛斯好吃，吃得又慢。吃完后，辛格洗碗，大胖子希腊人则仰靠在沙发上，慢悠悠地用舌头舔遍每颗牙齿——他这样做，不是出于细心，就是因为不愿浪费食物残留的滋味。

夜里，两个哑巴偶尔下下象棋。辛格一直酷爱下象棋，多年前还试图教会安东纳普洛斯。刚开始，他朋友对各种各样的棋子在棋盘上的移动规则毫无兴趣。于是，辛格开始在桌底下放一瓶好酒，每次教完后拿出来，作为犒赏。希腊人始终未能掌握“马”怪异的移动规则和“后”横扫一切的灵活走法，但学会了如何开局，尽管只会固定的几步。他喜欢白子，非白子不玩。每次走完开局的几步，就变成辛格独自下棋，他朋友昏昏欲睡地在一旁观看。如果辛格把自己的棋子杀得落花流水，并最终干掉黑方的“王”，安东纳普洛斯总会既得意又高兴。

两个哑巴没有其他朋友。除了上班，他俩总在一块，而且只有他俩。每一天都过得大同小异，因为近乎离群索居的他们，不受任何人或事的干扰。他俩每周去一趟图书馆，为辛格借一本侦探小说；每周五晚上看一场电影。此外，每逢发工资那天，总去位于陆海军军需品商店楼上的廉价照相馆，为安东纳普洛斯照相。他俩常去的，就这三个地方。镇上其他许多地方，两人从未去过。

小镇位于南方腹地。寒冬极短，炎夏漫长，几乎永远都是碧空万里，骄阳似火。十一月可能下阴冷的小雨，接着也许将面临霜冻和短短数月的冬寒。总之，冬季变化不定，但夏季一贯炎热。此镇颇大，长长的主街两侧，分布着几个街区的商店和各种营业所，都是两层或三层的楼房。但镇上最大的建筑，要数雇用镇上大量人口的工厂。这些棉纺厂规模庞大，生意兴隆，但大部分工人非常贫困。因此，街上的行人，大多面带饥饿和孤独导致的绝望。

不过，两个哑巴丝毫不觉得孤独。他俩满足于待在家里吃吃喝喝，而且辛格爱借助双手，热切地告诉朋友自己脑中所想的一切。就这样，两人在镇上一块平静地生活了十年，直到辛格三十二岁。

一天，希腊人突然病了。他靠坐在床上，双手抱着肥硕的肚子；泛着油光的眼泪，大颗大颗地，从他脸上不断滴落。辛格去通知了那位开水果店的堂兄，又去自己工作的地方请了假。医生给安东纳普洛斯开了针对饮食的医嘱，同时告诫他不能再饮酒。辛格严格执行医生的嘱咐。他整天守在朋友床边，并想方设法逗朋友开心，好让时间过得快些。但愠怒的安东纳普洛斯只是拿斜眼瞪他，丝毫不为所动。

希腊人心烦气躁，动不动就挑刺，嫌辛格为他做的果汁和食物不好。他一再让朋友扶自己下床，进行祈祷：双膝跪地，硕大的屁股耷拉在粗胖的小脚上；用笨拙的手语比划着“敬爱的圣母玛利亚”，随后紧紧握住用脏兮兮的细绳挂在脖子上的黄铜小十字架；与此同时，那双大眼睛则惊恐地望向天花板。做完祷告后，希腊人时常大发闷气，不让朋友跟他说话。

辛格始终保持着耐心，并做了一切力所能及的事。他为朋友

画了一些简单的画，有一次还以朋友为模特画了幅人物素描，逗朋友开心。这幅素描令大胖子希腊人很是受伤。他拒绝跟辛格言归于好，除非对方把他的脸改得既年轻，又英俊，并给他的头发施上亮黄色，给他的双眼施上青瓷色。辛格照做后，希腊人非常高兴，但竭力不让自己表现出来。

在辛格无微不至的照料下，一周后，安东纳普洛斯便病愈复工。但从那以后，他俩的生活发生了变化。这对朋友遇到了麻烦。

安东纳普洛斯再也没生病，但性情大变，变得非常暴躁，不再愿意天天晚上都安静地待在家里。每当他出门，辛格总是紧随其后。安东纳普洛斯可能会走进某家餐馆，而在两人落座后，他就偷偷把方糖、胡椒瓶或银餐具放进自己的衣袋。对于安东纳普洛斯顺走的东西，辛格每次都自掏腰包，一一赔偿，所以并未引起什么风波。回到家，辛格会责骂安东纳普洛斯，但大胖子希腊人只会看着他，报以冷漠的微笑。

随着时间一月月流逝，安东纳普洛斯的行为变得越来越出格。一天中午，他平静地走出堂兄的水果店，走到街对面第一国家银行大楼处，对着墙壁当众撒尿。在路边人行道上，偶尔遇见长相或表情令他反感的路人，他就冲上去，用胳膊肘和肚子顶撞那些人。一天，安东纳普洛斯走进一家商店，没给钱就从里面拖出来一盏落地灯。还有一回，他试图强拿摆在商店玻璃橱窗里的电动火车。

对辛格而言，这是一段痛苦不堪的日子。他一再利用午休时间，带安东纳普洛斯去法院，处理上述这些违法事件。辛格逐渐对法庭的那套程序熟悉起来。与此同时，他总是处于焦虑之中。他存在银行的钱，也全都用来交了保释金与罚款。总之，辛格竭尽所